



Qi Shui

黔江水

2012· 綦江文学作品选

重庆市綦江区作家协会
重庆市綦江区文化馆 编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

Qi Shui

2012·綦江文学作品选

重庆市綦江区作家协会
重庆市綦江区文化馆 编

綦江水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策 划

中共重庆市綦江区委宣传部
重庆市綦江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重庆市綦江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执 行

重庆市綦江区作家协会
重庆市綦江区文化馆

编委会

顾 问：张 健
主 任：张泰春 钟远平 朱 川 刘益文 吴国平
副主任：王宏兴 吴大钱 潘晓容
编 委：刘泽安 陈 宇 吴秀斌 陈 波 任其敏
张绍昆 翁春梅 王 敏 罗 辑 张学成

编辑部

总 编：刘泽安
副 总 编：罗 辑
主 编：熊 勇
小说编辑：张学成 鄢世洪
散文编辑：吴 波 王治刚
诗歌编辑：兰采勇 陈 瑜 黄代银
戏曲编辑：熊 勇 代 浩
附录编辑：兰采勇

序

追梦綦水，好梦明天

綦水，又名綦河、綦江，古名焚溪、夜郎溪、南江等，发源于贵州省桐梓县华山乡，全长 225 公里，流经南川、綦江，由南向北，左突右进，在江津汇入长江，为长江右岸的一级支流。

焚溪秀美，吸引了太多的迁客骚人礼赞。举两例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、工部尚书江渊赋诗《南江寓韵》：焚溪遥合大江流，浩荡烟波送白鸥。暮雨半衰移浦内，夕阳一线挂滩头。鱼穿柳絮好沽酒，竿拔桃花懒系船。圣代只今召隐逸，何须频下饵文钩？清代康熙年间贡士周名祚赋诗《焚溪》：涓涓澎湃辟源长，百折滩回下夜郎。黔播峰莲攒万笏，岷峨波会敌三湘。石城古国传巴子，赛语微歌谱汉皇。曲似武夸双桨去，村村烟火望苍茫。

綦水汤汤，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清人罗星，曾主编綦江首部县志，编撰《九峰草堂诗集》二十八卷。张华庭、綦毋常、綦毋宁、綦清卿等人文采飞扬。伍辅祥、伍浚祥、伍奎祥，一门三进士，被誉为“邑中三凤”，著有《玉屏山堂文稿》《玉屏诗钞》《怀园诗草》等。屹立在綦江凤冠山巨石上的“綦风士气”大字，叙述着古老綦江久远的文气。

綦河浩荡，哺育了一大批当代文学人才。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王衍盈，四川作协理事黄化石，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国祥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任昭坤，多产作家胡世博，诗人魏永昌等堪称老一辈綦江籍文学家楷模；儿童文学宿将谭小乔，诗人、散文名家萧敏，全国铁流文学奖获得者王光正等作家在各自的领域成绩斐然；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、重庆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刘泽安，高产作家张学成，作家、剧作家陈宁，打工作家杨筱红（洋子）等中青年作家频频发力，渐入佳境……

綦江潏潏，呼唤新时期綦江作家的风采。区委、区政府高度重视文学创作和人才培养，成立了綦江文联、綦江作协等文学艺术组织，创办了双月刊《綦江文艺》。《綦江日报》开辟了副刊园地，扶持出版了“綦江作家”系列丛书。涌现出诗集《远水》《守望乡村的孩子》《刻下来的时光》，长篇小说《80 后的火热生活》《湖广会馆》，散文集《小镇小故事》，戏剧《綦河怒潮》，电视剧本



《碁江惨案》等优秀作品，国家级、市级会员显著增加，碁江文学创作势头强劲。

博观而约取，厚积而薄发。我们编辑了《碁江文学作品年选》，一如既往扶持出版碁江作家丛书，让碁籍和在碁作家的优秀作品留下历史的印记；挖掘、整理碁江历代文学创作成果，增强对家乡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。关于编辑《碁江文学作品年选》多说几句：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，发展文学创作是推动文艺事业发展的基础。我们汇聚年度优秀作品，展示新碁江宣传文化成果。全书分散文（含杂文、散文诗）、诗歌（含古体诗词、歌词）、小说、戏曲等辑，比较全面地反映当前碁江文学作品的创作水平。编辑过程中，我们把握三个原则：一是注重思想性。作品内容健康、积极上进、弘扬主旋律。二是强调艺术性。所有稿件必须原创，主题突出，视角新颖，内容丰满，语言考究，具有感染人、打动人的艺术力量。三是突出地域性。优选具有碁江元素特别是反映新区成立以来碁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、干部群众良好精神面貌的作品。

在本书付印之际，新碁江欣欣向荣，新文学活力四射。火热的生活和繁荣的时代将给作家们更多的激情和灵感，希望碁江作家植根火热生活，书写时代伟章，创作出更多碁江气派、更好碁江气质的优秀作品，宣传推介碁江，展示美好碁江，为碁江经济社会发展鼓与呼，为建设碁江文化高地犁与耕。

碁水奔腾，文学梦圆。

是为序。

《碁水》编辑部

2013 年秋于碁江

目 录

第一辑 散 文

时光侧影

一个人的城市

——一个留守儿童初到城市的真实经历 刘泽安 (03)

酸酸甜甜大学梦 王光正 (07)

打牙祭 吴国平 (12)

那套房 罗 辑 (13)

中元节祭母 伍之伦 (15)

怀念我的父亲 霍茂林 (17)

追忆祖母 霍 宇 (20)

红苕 陈春渝 (23)

暖心的火茺 兰采勇 (25)

流泪的蓑衣 余君才 (26)

永远的外乡人 黄辉军 (27)

山水写意

写意大重庆 (外一篇) 萧 敏 (28)

枫叶王国：秋天的童话 (节选自散文《走进枫叶之国，宛如走进童话》)
..... 谭小乔 (31)

美丽的禾木 罗 辑 (33)

綦江风物

草茺萝卜竞飘香 (外一篇) 吴国平 (35)

石龟·跳鱼·刺花酒 伍之伦 (37)

家乡的竹子 廖正远 (39)

故乡的庙 赵 东 (40)

东溪 徐 兰 (41)

永新老街风情 张锡荣 (43)

重回故里 丁元彬 (45)

走过高青 江均斌 (47)



羊角散记	董英飞 (49)
馥香淡淡	龚吉先 (51)
古剑山的松涛	夏昌铭 (53)
东岳庙·阳桥 (节选自系列散文《古剑山拾遗》)	刘小华 (54)
版画广场之回忆	胡 牧 (55)
綦江大桥变奏曲	邵正兰 (57)
老街羊肉馆	黄玉文 (59)
美食北渡鱼	文方勇 (61)
清韵茶香	
当爱情变成亲情	张学成 (62)
酒·意义和选择	何 吉 (64)
女人的编织梦	王治刚 (66)
妈妈的嫁妆 (外一篇)	刘腊梅 (67)
清香豆花面 (外一篇)	舒春梅 (69)
静静的怀念	杨 燕 (72)
篾丝编织的父爱	王永玉 (74)
生之遐想	刘丽琼 (75)
且行且吟	蔡 毅 (76)
淡写冬日	张绍琴 (77)
季节随笔	鄢世洪 (78)
大雁 (外二篇)	黄代银 (80)
月夜	钟 华 (81)
栀子花赞	朱德贤 (82)
也说油菜花	陈明全 (83)
花开教苑	
百年綦师	
——我的母校记忆	任正中 (84)
綦江教育吟	刘 植 (86)
醉在母校红云海	邵正梅 (87)
杏坛风景线	毛朝建 (88)
一尾快乐的游鱼	文方勇 (90)

第二辑 诗 歌

低吟浅唱

诗歌十首	兰采勇 (95)
母亲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 (外七首)	陈 瑜 (97)
晨与夜	毛朝建 (101)

那些年，我的亲人（组诗）	(101)
有那么一刻	余君才 (103)
春耕	赵立强 (104)
这支笔	吴春兰 (105)
又短又长的寒假（组诗）	刘泽安 (106)
想念乡土	张学成 (109)
诗歌二首	吴 波 (109)
诗歌六题	黄玉文 (111)
纪念，蓝天很蓝（组诗）	黄代银 (113)
韵律之声（组词）	丁元彬 (114)
古调新词	
綦江美	张 健 (117)
古体诗二组	吴国平 (117)
长征感怀七首	罗 毅 (118)
古体诗二组	王治刚 (119)
古体诗七首	袁洪章 (119)
古体诗词三首	曹本键 (121)
古体诗三首	邓华礼 (120)
古体诗二首	胡祥春 (121)
古体诗词七首	黎明亮 (121)
古体诗词四首	刘永才 (122)
古体诗九首	任文萍 (122)
古体诗五首	杨昭耀 (123)
古体诗两首	胡 健 (124)

第三辑 小 说

拥抱	刘泽安 (127)
无路可走	雪 燃 (129)
脚力帮争斗（节选自长篇小说《湖广会馆》）	胡世博 岳精柱 (140)
祖传	王光正 (149)
雄鸡之爱	蒋 焰 (156)
胡豆花开	舒春梅 (159)
远方有多远（外一篇）	兰采勇 (161)
一包银翘片（外一篇）	鄢世洪 (163)
绝交风波	黄代银 (166)



第四辑 戏 曲

历史风云

- 綦河怒潮（川剧） 韩井泉 秦桂林（171）

时代放歌

- 大事小事（小品 四川方言版） 秦桂林（194）
一分也不能少（小品） 代 浩 兰采勇（197）
犟拐拐 VS 怪村官（故事） 何 吉（201）
从头再来（评书） 罗 辑 代 浩（204）
綦江，我为你骄傲（相声） 代 浩（206）
医改新风乐万家（快板） 熊 勇（209）

附 录

- 2012 年度綦江文学大事记（213）
2012 年度重庆市綦江区作家协会会员名单（82 人）（214）
重庆市綦江区作家协会首届理事会及组织机构变更名单
（2012 年 11 月 4 日理事会审定，会员大会公布）（215）

第一辑

散文



2012 基江文学作品选

基江



一个人的城市

——一个留守儿童初到城市的真实经历

刘泽安

9月1日是新学期开学的日子，爸爸给我买的新书包还搁在老屋的板凳上，空瘪瘪的，还没有装上一本一年级要用的新书。我心里也像那个书包一样空瘪瘪的，下学期就要到爸爸打工的城市去读书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县城没有去过几次，这下我居然要去那儿长住了，要在那儿写字、做作业，与新同学、老师一起开始新的校园生活。

我说的一年级，不是小学一年级，而是初中一年级，老师们把它叫做七年级。我不应该到城里去读七年级，按照划片招生的原则应该在镇上的中学读书，爸爸说是为了我的将来，找一个教学质量好一点的学校供我读书，托了城里工作的姑姑想办法，请人吃了一顿大餐。说是大餐，那是在我们农村人的眼里，城里其实也就几百元的事，姑姑把事情办好了。

书包空瘪瘪的，总不是一个好兆头。我把六年级用完的书收集起来，一本一本塞进去，连用过的作业本也塞进去，可那个大书包还是不饱满。

8月30日，爸爸说提前两天来接我，好到县城去适应适应，感受县城的车水马龙、人来人往，为将来的学习打下基础。刚收拾好行李和书包，爸爸拿着一根绳索、一根扁担，熟练地挑上了我的那点可怜的小东西。爸爸的力气够大的，这点东西当然只能算小东西，轻得可以用一只手提起来，扁担挑起来更是轻松。我一个人屁颠儿屁颠儿地跟在爸爸的后面，乐滋滋地想象着那个陌生的县城、陌生的同学、陌生的老师，还有在县城等我的妈妈。

妈妈也在县城打工，主要帮别人送东西，按照所送东西的价值、路程远近来算工资，一天跑下来也有几十块钱的收入，可就是很少给我打电话，说那是白花钱又没意思的事。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，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若有爸爸妈妈的电话，那是一定都要接的，听一听他们的声音都是一种享受。

31日，爸爸送我到新学校报到。新学校房子很多，一栋挨着一栋，特别是那个运动场又宽又大，像个圆圆的月亮，但要稍微扁一点。房子各式各样的，在宽敞的校园里摆得有模有样。我的眼睛可看不过来，左也看右也看，看了房屋看一棵棵绿树，看了老师又看行色匆匆的学生。爸爸连忙打听报名的地方往哪走，校园里的人热情地指了指，爸爸拉着我赶快找人把名报上，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地。

校园不算大，跟我们村里的田坝比还是小多了，只是规则得多，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教务处，问七年级新生在哪里报名？正在埋头填写表册的老师向我伸手要东西，我不知她要什么。她伸了一会儿，见我无反应，便开口说话了：“把录取通知书拿来。”



“爸，通知书？”我伸手向爸爸要。

爸摇了摇头：“没有通知书。你姑姑说跟彭校长说好的，叫我们直接来报名就行了。”

女老师迷茫地看了看我们，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，彭校长没有跟我们说，没有录取通知书不能注册报到。”

“爸，怎么办呢？”我有点心慌，镇中学没有报名，这里读不上就糟了。

“不慌，我问问姑姑。”爸掏出老式手机打电话，跨出办公室，声音小小的，姑姑让我们在办公室等一会儿，她给姑父打电话，让姑父与彭校长联系后才有结果。

我们只等了一小会儿，彭校长的电话就打到了教务处，女老师的脸像变了天似的，热情有余地给我们办了注册手续，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。

“好了，去七年级三班报到。”

“好了？”爸爸有点迟疑地问道。

“对呀。”

“不缴钱吗？”

“初中是义务教育，不缴学费，今年重庆市又免掉了本子费，当然也就一分钱都不缴。”

“哦，那我们走了，谢谢你，老师。”

爸爸拉着我离开了教务处，用手捏了捏他那鼓鼓的裤包，我知道那是爸爸悄悄准备的择校费。本来姑姑说，姑父已经跟彭校长说好了，我到新学校来读书，也属于义务教育，可以不缴费，但严格按照划片招生的原则，我读不了这所城里的学校，只能读老家的镇中学。

我到了七年级三班，班主任姓罗，简单跟我交代了几句，让我明天准时来上学，也没有介绍我认识其他同学。

这就是我到新学校的第一天，见到了两个老师，还没有认识一个新同学。毕竟我来自小山村，没有胆子去主动认识同学，我心里始终有点自卑，害怕这些同学瞧不起我，不搭理我，那我不是自讨没趣吗？离开校园的时候，我看了看操场上奔跑的身影，哪一天有我的影子多好啊！

尽管我知道所有上学的手续都已经完成了，可我还是怕他们拒绝我。

晚上，爸爸和妈妈做了点好吃的东西，特别买了一小块卤牛肉，他们舍不得吃这小块卤牛肉，都推给我吃，让我慢慢地咀嚼。我怎么推脱得了这份父爱、母爱，轻轻地挑起一小块牛肉嚼起来，香喷喷的，深入心灵。

父母终于把我从农村接出来，让我到城市接受好的教育，并且能天天跟他们见面。

爸妈租住的房子在学校附近，是为了让我读书更方便。这是一个不算大的小区，但有值班的人员把守，小区内树木不高不大，也没有广告中常见的喷水音乐泉、运动场。

“爸爸、妈妈，明天我想早点到学校去。”

“早去干什么？”爸爸总要问为什么。

“早去为班上做点事，留个好印象。”

“那叫妈妈早些做饭，早点去也好，免得睡懒觉迟到。”

9月1日正式开课，我早早来到学校，比其他同学早了半个小时，本来想搽搽窗子、扫扫地什么的，可这些事昨天已经被别的同学干了。教室干干净净的，欢迎新同学的标语还挂在那里。我放下书包，搁在昨天老师指定的座位上，一个人站在窗户边，看着窗外的校园，老师和同学们什么时候才能来呢？正在窗户边看得呆呆之时，门吱呀一声推开了，进来的同学把我愣愣地看了一眼。

“哎，还有比我更早的？”

同学们陆陆续续都进了教室，他们三三两两围在一起嘻嘻哈哈、说说笑笑，都把我当成不认识的同学，我只好一个人待在座位上。

一天几节课的时间，上课认真地听讲，也就一晃而过了，可下课的时间难熬，不知道找谁玩去。老师在上课时也没点过我的名，下课时布置了一大堆作业，课间除了上厕所，剩下的时间就用来做作业吧。

中午在学校吃饭，晚上回家搁下书包，开始在小区的石凳子上做作业。这是我在农村养成的习惯，一个人在蓝天下自由自在地写字、诵读课文。这时候小区的人还比较少，写字还安静，一直到六点钟，爸爸妈妈也没回来。回到出租屋，家里只有一台闪“雪花”的电视机，画面还没有老家的那台电视机清晰，能够看的只有几个台，我手拿遥控板把所有能够看的电视节目都搜索一遍。电视上显示的时间已经八点半了，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。

楼梯口响起了脚步声，门一下子推开了：“娃儿，饿了哈？”

我还没有来得及没回答妈妈的话，妈妈连忙到厨房去忙碌了，我继续看我的电视。

“娃儿，作业做完了吗？”

“妈，早就做完了。”

“回来就做了吗？”

“是，在农村我就是回家先做作业后玩。”

“还好，你这个习惯没有变。”

妈妈真是厨房好手，没用多少时间就弄好了晚餐，只是爸爸还没有回来，我们两个人吃起来真没劲，原以为到了城里可以一家人一起吃饭，没想到还是不能。

一直到我躺在床上，也没见爸爸回来，进入梦乡时好像听见了爸爸的鼾声。

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

我有点害怕这样的县城，害怕这样的学校，可我又有一种暗暗的期待，县城这么大，比我们的村大得多，满街人来人往，临街的铺面一个连着一个。

第二天的课没有多大的变化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为主。今天有一节体育课，可以到操场上去活动筋骨。上英语课的时候，我一无所知，村里的小学没有英语老师，从来没有上过一节英语课，虽然这里也从ABC教起。同学们举手发言积极，张口闭口一句句洋话，我感到很尴尬，我只有集中精力仔细听。好在英语老师照顾我的情绪，没有点名让我读单词和字母，眼神充满着鼓励。下午的体育课，是我大显身手的机会，学校搞体育课教学改革，改革的内容是爬竹竿，一根光滑的竹竿立在操场上，同学们根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，抱着光滑的竹竿无法向上爬，连体育老师往上爬的动作都有点别扭，希望有人给他解这个围。我看了一会儿，犹豫地举起了手。

老师指着我：“那位同学，你出列吧。”

我猫着腰串到竹竿的边上，双手握了握竹竿，松开后伸到嘴巴前，不太雅观地吐了点口水，润了润有点干燥的手，然后握住竹竿，噌、噌、噌地爬了上去，这是我在农村学的绝招，时间少、动作利索。

一瞬间，老师带头鼓起了热烈的掌声，同学们也鼓起了掌声。一时间，我成了同学们关注的对象，我的这一爬竿技术让他们惊叹，这么麻利的动作，这么快的速度。其实，这些都是我们农村孩子从小就练出来的本领。

下午放学后，我还是一个人回到小区，回到出租屋。爸爸早早回到家，说是买点水果去



姑姑家，姑姑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总得要去感谢感谢吧。晚饭是爸爸做的，一菜一汤，妈妈没回来，爸爸说不等了，吃完就去姑姑家。

姑姑家在县城里是一个平常的家，进得屋去，满屋子都是书香气。客厅正面是一幅山水画，两侧各一个小小的书橱，书橱里满是书。我站在书橱前，眼睛扫视着那一本本充满诱惑力的书。姑姑看到这一幕，就让我从这里面挑一些回去看看，这让我心中大喜。

姑姑和爸爸谈他们的话，我选我喜欢的书，有几本童话书，是我在农村读书时多次听到老师讲过的，如《安徒生童话》《格林童话》等，我就选了它们。

“孩子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要乱动姑姑的东西。”

姑姑看见我在取书，忙制止了爸爸：“姑父的这些书，你可以取回去慢慢看，他早已看过了，你姐姐也不再看这些书了。”

我高兴得不得了，这些书就是我精神上的支柱。

这一天我过得很愉快，让我有了生活的底气。我不怕别人看不起我，我也不怕爸妈晚回家，我们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。

（刘泽安，男，中国作协会员，綦江区作协主席，现供职綦江区环保局）

酸酸甜甜大学梦

王光正

难圆的梦

1973年的夏季，是我多梦的季节。

一天晚上，我梦见小河融进了长江，汇进了大海。

我不知怎样理解梦境才正确，是我上大学的希望越来越大，终要成为现实，还是我上大学的希望要付之东流？

我从小就做着上大学的梦。尽管学习成绩好，表现也不错，但是，因为父亲在国民党的部队干过，解放后就成了“反革命”，被判了刑（后来平反），自然殃及池鱼。我的成绩，回忆起来，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说，在全校都是冒尖的，老师和同学都可以作证，可1965年初中毕业，我连高中也没考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中考前，我们这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，早就被打入了另册，成绩再好也是等于零。当时正值“四清”，整个江津地区没有考上学校的城镇青年都到山上办农场，后来，没有经费，农场撤办，农场的青年们又落户到农村。于是，我就从农场到农村插队落户。

梦境搅得我心绪不宁，整个白天觉得特别的悠长。太阳终于跌进了西边的山包，随着队长的“收工了”一声喊，我挑起粪桶，连洗也没洗，放在屋檐下，就往大队书记家跑。

一大早，大队书记刘叔就去了公社，参加上大学的推荐工作去了。

那个年头，要上大学，首先要经过推荐关。县上按正式录取名额扩大4倍下达到公社，公社再加倍下达到大队。

招工的热潮已经过去，要想离开农村只有走上大学这条路了。我们大队20多个来自重庆市、县城和区镇的知青，全部都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公社下达的推荐名额。大忙季节，大队革委会召集了各生产队的队长、贫协组长在大队办公室里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。有不少的队长、贫协组长吃过知青，特别是吃过那些重庆来的“洋”知青的“福喜”（那点“福喜”，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，无非就是几斤水果糖、几十斤粮票），都各自为着本生产队的知青呐喊。

公社集中推荐的日子一天天逼近，大队书记刘叔才最后拍板，请了下放到生产队接受再教育的中学老师，出了几道初中的语文和数学题，让报名的知青考一考。这一招很灵，那些连ABC都不认识的知青退出了竞争。考试结果出来了，我遥遥领先。各生产队的队长、贫协组长对我印象都不错，认为我的表现是“两个哑巴睡一头，没得话说”。看来我们的书记和贫下中农还真有点政策水平。

到了刘叔家，天已打黑影了。刘婶正在烧火做饭，一问，刘叔还没回家。

农村的傍晚，一派繁忙的景象，刘叔家也不例外。刘婶端了一个矮竹椅放在屋门口，让我坐，就去忙着煮饭了。他们的孩子，有的割猪草，有的洗菜，各自干着自己的那份事。



我望着朦胧的夜色，望着夜色下那条通往公社的石板路，焦急地等待着书记的归来。

夏秋时节的傍晚，蚊子十分厉害，一群群地飞来，穷凶极恶地在我身上乱咬乱叮，身上立刻痒了起来。我张开双手，在身上乱抓一通，然而越抠越痒，越痒越抠。

天已经黑透了，刘叔还没回来。等待的时间是最难熬的，真可以说是度时如年。收获后的稻田，传来青蛙“哇——哇——哇”的鸣叫，叫得我更加心烦意乱，如猫抓一般。

我只好走到灶门前，帮刘婶烧火。刘婶是一个憨厚而善良的女人，她说我在队上舍得卖力气，又有文化，刘叔和大家对我的印象也很好。

我从刘婶的话里，似乎又觉得有了极大的希望，于是，谦虚地说：“还不是你们贫下中农教育的结果。”

我的话是真心的。我记得，在大队考试时，其中有一个问答题是：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连考虑也没考虑就答道：“上大学，管大学，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，学成后回来为贫下中农服务！”任考官的书记颌首微笑，其实，我回答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言，不是我的创新，是拾人牙慧。

院坝里的狗终于“汪汪”地叫起来，接着又传来刘叔的呵斥：“叫啥子，好没眼水！”

我站起来，迎着刘叔，望着他，想从他的脸上读出公社推荐的结果来。然而，屋里的煤油灯光如豆一般，光线很暗，看不清书记脸上的表情。

刘叔只“嗯”了一声，走到水缸旁，拿起木瓢，舀了半瓢冷水，“咕咚咕咚”地喝了，用手一抹嘴，在门口坐下。

“书记……”我诚惶诚恐地喊了一声。

刘叔点点头，拿起烟筴，慢条斯理地裹着叶子烟——这表明推荐的结果多是凶多吉少，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又叫了一声“书记”。

刘叔拿着卷好的叶子烟，叹息了一声：“你在公社被刷掉了。”

“为啥子？”书记的妻子抢先问道。

“癞子头的虱子，明摆着。”刘叔的话阴沉沉的，“就是他老汉的历史问题。”

“你没长嘴！”刘婶声音更大了，“说他的表现呀！”

“讲了，不少大队的书记还帮着我讲。”刘叔说，“你讲出了血泡子，人家只当流的是菟菜水。我们公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有一个名额，而且是女的，早已圈定了一个重庆女知青，我们的推荐仅仅是聋子的耳朵——做摆设的。”

说完，刘叔就沉默下来，心事重重，吧嗒吧嗒地抽着叶子烟。火光忽闪忽闪的，映着他深沉的脸。

空气沉闷得压抑，乌云飘来，吞没了不多的几颗星星，青蛙叫得让人烦躁。

我头膨胀起来，上大学的梦想像一个肥皂泡瞬间就破灭了，我的一切表现都付之东流。

从当知青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决心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，再脏再累的活，就是农民不愿干的，我也争着干——跳下粪池舀粪，一站就是半天，腰酸背痛，脚上长满了肥疙瘩，痒得钻心，抠得红兮兮的，我也不在乎；冬天，稀落落的晚稻像癞毛还立在田里，谁也不愿去尝冬水刺骨的滋味，我首先跳下田，带动了社员；兴修水利，我抬起连耳石，压在单薄的肩上，两脚直打颤颤；晚上一收工，忍着饥饿，拖着疲乏的身子，到政治夜校给贫下中农上课，直到深夜，才慢慢做饭吃……

我的表现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认可，当上了记分员，当上了会计，被评选为先进知青代表……